

出发的天气总是这么好，碧霄万里，惠风和畅。这应该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哦，不知道算不算旅行，其实，最初的心仪地方是阿尔山，由于有点远最后选择了银川，走的时候只是知道要去这个城市，至于去玩什么，3个人谁也没想过，边走边看了。经过9个多小时的飞驰，我们在出发的当晚到达了银川，开启了银川3日游。

银川是一座既干净又安静的城市，也是个奇怪的城市，车不多，马路却很宽，双向8车道，单行道很多，看着很宽的3车道也设成单行，它可能是最不像西北的西北城市。这里地处黄河平原，延绵220公里的贺兰山挡住了飞沙和西伯利亚冷空气，黄河从市境穿过，并有多条支流引进成网，造就了银川所处地域的宜人气候和美丽富饶，来了才知道宁夏有着“塞上江南”之称。

你心中有没有一个关于江湖的梦，一个刀光剑影、独步江湖、快意恩仇的梦。你有没有听过关于在历史上仅存了190年的西夏王朝的故事，一朝显赫，一朝倾覆，却无多少史载。请让我用一篇文章的功夫为你分享我眼中的银川，它不仅承载着历史风霜雨雪，还承载了电影爱好者们的梦想。



鎏金铜牛



遇见塞外江南——银川

西部影城 穿越千年

镇北堡西部影城是此行的第一站，说到镇北堡如果没有人知道的话，那么《大话西游》中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的场景，应该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。一进大门，穿过一个长长的长廊，悬挂着电影海报和演员的生活照，这才知道有很多电影、电视剧在此拍摄。一个被无数经典影视剧眷顾的神奇地方，它是在原始古堡上雕砌而成，却有着多元文化的碰撞和融合，赋予了其黄土建筑上人性与文化的光辉。

它原是为预防外族入侵的驻军要塞，被分为南堡和北堡，不过随着朝代的更迭，这里也不再是军事驻地了，慢慢成了荒地，直到作家张贤亮对此地的发掘和推荐，这里才慢慢恢复了生机，甚至成了一个影视城，为影视剧提供拍摄取景地。镇北堡西部影城以其古朴、原始、粗犷、荒凉、民间化为特色，由明城、清城、老银川一条街等多处影视拍摄景观组成。

穿过长廊，再拐过一个小桥，便是“明城”，一面短墙上书“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



界”。明城位于镇北堡西部影城西南端（清城南侧），建于明弘治年间（公元1500年），上世纪80年代初张贤亮重新执笔后把它写进小说《绿化树》，称为“镇南堡”，同时又积极向电影界推介，古代兵营废墟才有了繁华的今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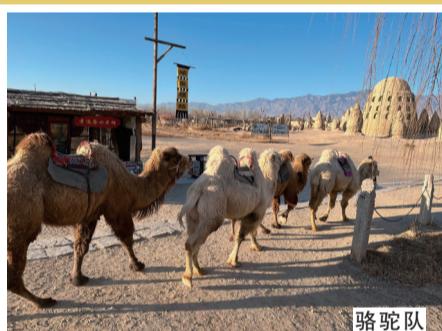
一路走进明城，这里粗犷质朴的自然风景和景点瞬间“吸睛”，都说人有追求原始和根的本能，来到这里我才更加相信了，这里的一个小土墙、一把木椅都是沉甸甸的古朴，不是都市追求的轻便，而是生活的沉着和稳重，更值得细嚼慢咽。

明城是影视城的主拍摄场景，各种风格的仿古建筑和小街道，有住家的茅草屋、牛棚和马棚，还有各式的酒肆、油坊、店铺。继续前行有段是文革时期的建筑，公社食堂、毛氏语录粉刷在墙面上。著名的电影《牧马人》在此拍摄的婚房戏，内部仍是当时拍摄电影时的摆设。此外还有《新龙门客栈》的酒楼、《黄河谣》中的“铁匠营”、《汗血宝马》里的义马场，以及《红高粱》中的月亮门、酿酒作坊、九儿（巩俐饰）居室和出嫁时乘坐的轿子、盛酒的

大缸碗具等，通过记忆中的电影场景把自己代入画面中又是一番别样的感觉。

清城，位于镇北堡西部影城北端（景区正门口），建于清乾隆五年（公元1740年），是明城被地震摧毁后奉乾隆旨意夯筑的另一个兵营，故名“清城”。两座兵营相近，可见贺兰山东麓的军事价值。清城内部以各种民间、民俗工艺表演为主，有瓮城、幸运之门、神秘山洞、百花堂、影视一条街、古堡龟卦、都督府、牛魔王宫、观音阁、展厅、盘丝洞等。清城堡的第二道城门，被称为“幸运之门”。之所以被称为“幸运之门”，因位于贺兰山中段，有卧龙怀珠之势。在该座城门拍摄取景的《朱元璋》《飞天》《大话西游》等都大获成功，所以中国影视界就把这座城门叫做“幸运之门”。

还有许多似曾相识的景点，可能因为大多是在电影中见过，穿着粗布麻衣，在路边的茶馆、面摊或是酒馆，和挚爱好友喝上一壶酒，看着这黄土漫漫，虽然无边无际但也乐得逍遥自在。



大夏寻踪 文明之花

到达银川的第二天，有雨，因此行程安排在了市内，那博物馆就是不可错过了。每一个省份的博物馆自然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气息，在宁夏博物馆感受到的就是西夏文化。

时光流转回1000多年前，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广阔天地之中，有一群党项人放牧为生，然而西边吐蕃崛起双方不断争斗，他们选择接受唐王朝的庇护向东迁徙。唐朝末年，该部首领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受封夏国公，赐姓李，在乱世之中割据一方。公元1038年，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立国，定都兴庆府（今银川市），国号“大夏”，史称“西夏”，从此与宋、辽（金）对峙鼎立，共历十主，历时189年。

这是一个神秘的、长期被人忽视的王朝——西夏。它与宋、辽（金）共同开创了中国第二个三国时代，却被官修正史所忽略；它的所有遗产都饱经摧残——无数次风雨、无数

次战争、无数次盗掘，能保存至今实属万幸。

让我感兴趣的是博物馆大量的馆藏篇幅，介绍了西夏的语言文字以及人文历史。为了推广西夏文字，西夏还公开发行了夏汉双语词典《番汉合时掌中珠》，它是今天研究西夏史的一把钥匙。西夏文在创制后的较短时间内便在全国通行文书、律令、史籍、碑刻、佛经等，都大量采用西夏文。如若说戎马与战争是西夏立国的土壤与基石，斗争、学习与再创造更让其深深扎根，积蓄养分，独特的西夏文化就如同荒漠上开出的花朵，格外珍稀、格外绚烂。即便创造了绚烂的文化，西夏最终仍在战争中消亡，在其存在的189年时间中，有142年都发生过战争。

蒙古帝国想要的不是依附而是彻彻底底的征服。公元1226年，成吉思汗出征西夏，以其赫赫威名逼降了黑水城，之后蒙古

双方于冻结的黄河决战，不仅战争过程极为惨烈，成吉思汗本人亦在征讨西夏的过程中病逝。蒙古得胜之后，西夏宗室或遭屠戮、或流散四方，西夏帝陵遭到严重损毁，众多西夏文书化为灰烬。在元代编修前代史书时，有辽史、金史、宋史，唯独没有西夏史。

西夏，因战而兴、因战而亡，也许是为平息此地多年战乱，也许是为释怀鲜血与仇恨，元朝取“夏地安宁”之意、设“宁夏路”，始有“宁夏”之名。但西夏的影响依然在继续，在宁夏、甘肃、陕西、青海，还有100余处城池遗址留存至今，诉说着一个王朝的兴衰命运。诚然，中国正史之中没有西夏史，中国56个民族之中没有党项族，而作为真实存在过的民族政权，西夏的后裔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，与我们共休戚、共荣辱。

旅行的魅力在于永远未知的远方，3天的行程很快结束了，离开银川，一路驱车返程，沿途的风景像是在邀请我们卸下心防，然西夏作为以藏传佛教为国教的国家，现在被伊斯兰教所取代，佛教寺庙减少，随处可见的是清真寺。这个漫长的变化过程，又是怎样的？党项拓跋和鲜卑拓跋是否为同一民族的问题萦绕在我的脑里，看着眼前动漫场景一样的蓝天白云，一路驰骋在笔直的公路上。

文/图 辛雅君

